

## 汉学在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弗·雅·波尔加科夫访谈录

弗·雅·波尔加科夫 著 张帅臣 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莫斯科 117997; 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泰安 271000)

**提 要:** 在本次访谈中著名汉学家弗·雅·波尔加科夫(В. Я. Портяков)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的成就、发展状况和当前研究趋势。他指出, 汉学研究领域显著扩大, 目前已涉及中国文化根基、艺术和文学。在访谈中, 波氏详细介绍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当前正在完成的大型汉学研究项目, 包括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台湾学者《汉学口述史》、俄罗斯汉学档案、十卷本《中国史》(从远古时代到21世纪初)等项目、苏联时代(莫斯科、列宁格勒和赤塔)和目前俄罗斯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 指出从事中国研究的地理范围明显扩大; 介绍了当代俄罗斯主要的汉学家; 阐明了孔子学院的作用; 最后详细分析了当代俄罗斯汉学发展中的问题和前景。

**关键词:** 中国学(китаеведение)<sup>1</sup>; 汉学(китаистика); 中国; 汉学(синология); 中国对外政策; 汉学苏联学派; 汉学俄罗斯学派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波尔加科夫·弗拉基米尔·亚科夫列维奇 1947 年出生于诺夫哥罗德市, 1970 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地理专业, 1978 年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 1999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精通汉语和英语。对当代中国众多问题有专业研究, 发表作品 200 余篇, 包括专著 6 部。曾就职于俄罗斯驻中国商务代表处(1973—1975 年)、大使馆(1978—1982 年、1999—2003 年)、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1970—1973、1975—1978、1982—1989、1991—1992 年)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92—1999、自 2003 至今)。多次参加中国和亚洲问题国际研讨会。1996—2000 年担任欧洲汉学协会副会长。目前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远东问题》杂志主编。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 首先不得不先谈一个概念。近年来 китаист 和 китаистика 两个词使用越来越频繁, 尽管已经有 синология 和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来表达“汉学”的概念。这几个名称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概念之间的这种区别是否反映了当前俄罗斯中国研究的时情?

我觉得, 表示“从事中国研究的人”还是要用 китаеведы(此处为复数, 单数为 китаевед, 译者注)。синолог 与 китаевед 表示同一个概念, 只不过是外语借译而来,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是表示“汉学”最惯用的俄语名称。从俄语语言的角度分析, китаистика 这个词所涵盖的研

究范围远超过单纯的中国研究，还可以包括学习过程以及学习者。不过“汉学”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逻辑和常理会悄悄地提示，何时何地使用它的何种含义最适合。

尽管掀起中国热浪潮，想要学习汉语的人数量（包括大学里）不断增长，然而很少人“留在”该学科从事基础研究。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俄罗斯当代汉学目前处于什么状况？

当前许多人对中国感兴趣，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时机已到，某种程度上跟去年的事件有关，跟俄罗斯“转向东方”有关，虽然这项政策某种程度上更多停留在口头上，但某一部分终究还是可以实现的。建设一条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决议搁浅了，之后另外一条管道的建设也没能实现。幸好，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访华去上海的目的旨在签署天然气合作协议，而不是为了签署联合公报。西方对俄制裁和反俄政策或多或少助推了俄罗斯向中国靠近，但两国的亲近不是情势逼迫。俄罗斯的东方政策效果显著，地缘政治态势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是部分原因。

英国人经常使用 *fundamentals* 这个词，它在俄语中没有准确的对应词，因此如果要谈论对华关系的基础和深层因素，那么就得说，对华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在两国地理位置、邻国关系、400年的交往历史、未发生官方战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出现过两国相互敌视的时期。俄罗斯和中国总能摆脱遭遇到的困境，实现睦邻友好。

对俄联邦来说，俄中友好关系始于1991年，并且这一关系体现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两国关系和谐共处，与之相伴的是彼此共同的利益，毕竟两国存在很多共同点：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共同的国内需求、实际的经济互补，还有20世纪50-60年代末以来双方历经磨难而获得的教训，即相互敌视对双方均无益处。总的来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友好伙伴关系是一项面向未来的长期政策，所以我认为，对汉学的兴趣不是一时之势，它反映了客观需求。

全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也相当浓厚，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只不过是顺应世界潮流，在“随波逐流”。甚至以前根本没有汉学的地方，比如非洲国家，也在试图发展汉学。

还有另一问题，必须评估我们的研究实力：人才及研究水平，重要的是弄清哪里需要加强、需要改善。

亚·加布耶夫(A.Габуев)在《权力》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俄罗斯学和俄罗斯的中国学的文章[1]是社会关注的体现，然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在汉学领域有若干更加重大的事件，让中国研究从其他国别研究中脱颖而出。

首先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六卷本）[2]的筹备编著，该书荣获俄罗斯国家奖。台湾同行编写的《汉学口述史》大大提高了学界对中国的研究热情，他们采访了著名汉学家，记录他们是如何走上汉学研究之路的，和谁一起工作，最终编成了一口述史[3]。研究成果既有俄文版，也有中文版。有一件事值得引起注意，几年前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顺应“中国热”的浪潮举办了一场竞赛，评选5项资助项目，面向汉学研究各个领域。我参选了其中一项的竞选，题目是《俄罗斯汉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问题》，后来出版专著1部。我想说另一项目，由阿·伊·科布泽夫(A. И. Кобзева)领导下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室荣获，同样跟汉学史有关[4]。多卷本的研究成果是纪念著名的汉学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B. М. Алексеев)院士、尼·约·康拉德(H. И. Конрад)、尤·康·舒茨基(Щуцкий)和当代几个学者代表的。

除了远东研究所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您认为俄罗斯还有哪些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还会出现新的研究中心吗？

研究中国的地理范围在扩大，俄罗斯各地正在涌现大量研究中国的新中心。苏联时期，实际上只有三个城市拥有中国研究机构：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赤塔，况且赤塔的中国学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不像符拉迪沃斯托克汉学研究曾一度中断。当时的赤塔师范学院，现在是大学，持续有序地培养汉学学生。当今的俄罗斯大约有 40 所城市教授汉语，分布在不同的高校，汉语学习热情高涨，孔子学院的设立也发挥了某种作用，至少是在汉语教学方面，而且出现了一些收费教授汉语的高校，以盈利为目的。其中有实用东方学学院<sup>2</sup>和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基础上组建的教学学院<sup>3</sup>。而在原有的研究中心，比如圣彼得堡大学，不仅东方系，国际关系系也教授汉语。在莫斯科首先是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还有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也谋求一席之地。从事中国研究的已不仅是专门研究机构 and 高校，比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高度关注中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也在发声。

汉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断层和缺乏坚实的中生代。少有人坚持下来，很多人不知所踪，“脱离了汉学研究队伍”，因此，一方面，一些年长的有经验的汉学家虽然健在，但很自然的，创造积极性已经下降。然而也有不少仍能保持较高工作效率的杰出榜样，像雅·米·别尔格尔<sup>4</sup>（Я. М. Бергер）、阿·伊·卡尔图诺娃（А. И. Каргунова）和谢·列·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还继续定期发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可是具备稳定的学术观点和个人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中生代汉学家实在是太缺乏了。这些人中值得关注的有米·弗·卡尔波夫（М. В. Карпов）、彼·米·莫兹阿斯（П. М. Мозис）、尼·阿·萨莫伊洛夫（Н. А. Самойлов）和安·尼·卡尔涅耶夫（А. Н. Карнее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法，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代学者群体出现。重要的是培养一批汉语教师和研究人员，不让他们脱离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然而现在还是有人不断离开，而且往往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为什么离开呢？

工作更轻松，工资更高……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在您看来，俄罗斯的汉学与苏联时代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生活本身的变化导致了汉学的变化，苏联时代占主导的是科学院和高校的汉学：教学、阅读、研究，而现在则涌现出大量的实践工作机会，例如，在各种公司里使用汉语，虽然现在公司经营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卢布贬值对中小企业是个打击。不过，希望这不会对企业有中长期影响。一大部分人从事了应用性工作，而不一定是商业领域，还有新闻等。

现在掌握汉语口语容易得多，因为与中国人有更多接触，有更多出国进修和与汉语母语者交流的机会，因此书面语关注较少，让人遗憾。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从事中国研究的人数量在增长，而基于汉语文献进行研究的人数量却在减少，因为有更简便的途径：英语和俄语文献。无论何时，终究有一些领域，只有对汉语文献进行循序渐进的研读才能使研究达到高水平。

苏联时代跟西方国家汉学家接触很少。当时欧洲汉学协会已经成立，会员费缴纳需要外币，虽然不多，但那时普通公民使用外币是违法的，所以这个问题只能由集体解决，由科学院缴费。最好的时候一个国际会议能有 3—4 人参加。而现在代表团多得多，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每个人只要想入会就可以独立支付力所能及的会员年费。总体来说，交流更多了，科学的，教育的，不仅是跟西方，跟中国也是。不少研究人员已独立去国外工作，这其中就

包括维·科济列夫 (В. Козырев)、康·普列沙科夫 (К. Плешаков)、亚·潘佐夫 (А. Панцов)、弗·维·马连文 (В. В. Малявин)。

出现了一些之前未曾遇到的新问题。许多不懂汉语的人走上汉学研究这条路。这是硬币的另一面。好处是有的，可旁观者就经常对汉学家心存疑问，他们是否懂汉语。随着与中国科学和教育交流的发展，远东出现了很有趣的局面，所有从事人文科学工作的人都成了汉学家，可他们一开始并不研究汉学。有时情形还不错，出现了一些原创性的研究题目，可未来会怎么样呢？

在您看来，当前哪些研究方向是主流？是否存在研究趋势？

至于研究选题，也在变化。我们现在有大量经济学者，国际关系学者也相当多。不过也有很多人在研究汉学的方方面面：文明的根源、风水、茶艺。对艺术和文学更有兴趣，中国绘画更是广受欢迎，200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助长了研究热情，虽然不大。至于中国经济研究，很遗憾，荣膺桂冠的是经济分析人士，而不是汉学家。新的统计数据一公布，立刻就有一大波评论袭来。如果说以前很少人明白中国经济运行，很少人对此感兴趣，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已成了新闻源，尽管那些非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深刻。举个刚刚发生的事例：中国人不久前“耍了个把戏”，以“元”为货币单位公布了去年的外贸数据。这是个有意的行为，说明中国要加强人民币的作用。消息公布以后发生了什么呢？没有评论。因为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如果说以前中国外贸数据以美元为单位公布，那么当改为以元为单位，就应该粗浅地知道元的加权平均汇率，当然，对此没人关注过。终究这个问题也应由汉学家研究，而不是金融市场分析人士。

《中国史》(十卷本)[5]的编写集合了各种团队力量，包括圣彼得堡东方古代手文献研究院。在对外政策领域似乎应该成果丰硕，可真实情况是并没有那么多。在这个领域恰好西方文献也不可或缺，因为如果对中国的资料亦步亦趋，那就只能沦为中国宣传的翻版，对此必须纠正。

大多数经济分析人士主要引用西方数据？

是的，确实如此。2014年12月10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暨第三届“当代中国现代化成就与问题”科学与应用国际研讨会在俄罗斯政府所属金融大学召开。会议上非汉学家人士就中国问题做了精彩发言，可是援引的都是美国数据，实质就是二手资料。这反映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人渴望研究中国，展示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学识，只不过这种情形经常让人觉得是“以讹传讹”。

俄罗斯汉学发展前景如何？在您看来，近来俄中两国巩固关系的一系列举措对汉学发展进程有影响吗？

中国在俄罗斯外贸和世界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地位必然会提升，对中国的关注必将持续。现在我国正在培养大量具备良好语言、信息技术等基础知识的人才。

情形远不至绝望，对汉学兴趣仍在，去中国的机会也不少。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办公室(汉办)不久前不仅开始提供教学资助，还对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汉学家提供资助，让很多研究人员得以在中国的图书馆工作若干时日。多亏欧洲汉学联合会，现在可以通过Library travel grant访问欧洲各大汉学图书馆。夙愿得偿。

采访人：叶·弗·茹拉夫廖娃

## 附注

1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和其后的 китаистика、синология 通常均译为“汉学”，因后文中对“汉学”概念有所区分，遂将其译为“中国学”。与上述三个词同根表示“汉学家”的词语分别是 китаевед、китаист 和 синолог。——译者注

2 作者原文为 Институт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但实际应为 Институт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译者注

3 指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н Востока，1994 年成立，原名 Восточ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2010 年改为现名。——译者注

4 雅·米·别尔格尔已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去世。——译者注

## 参考文献

- [1] Габуев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ушло из китаистики//Коммерсант. URL: <http://kommersant.ru/doc/2593673>
- [2]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6 т./гл. ред. М.Л. Титаренко. Институт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осква: Вост. лит-ра, 2006-2010.
- [3]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6 т./гл. ред. М.Л. Титаренко. Институт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осква: Вост. лит-ра, 2006-2010.
- [4]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итаистики. Ин-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сост. А.И. Кобзев; отв. ред. А.Р. Вяткин. Москва: Наука—Вост. лит., 2013.
- [5]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в 10 томах/под ре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3.

## Sinology in Russia

— Interview with Vladimir Portyakov,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Vladimir Portyakov Zhang Shuai-chen

(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117997;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In his interview, the famous Sinologist Vladimir Portyakov talks about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Studies in Russia,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science and main thematic trends. He points out a significant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areas, which affects currently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s, art, literature. He describes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projects that currently are real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including six-volume encyclopedia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taiwanese scientists project on the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Russian archives of Chinese Studies, ten-volume Chinese hi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XI century, and others. The main centers for the study of China in Russia during the Soviet era (Moscow, Lenigrad and Chita) and nowadays are indicated and the trend for a significant geographic expansion of the study of

China is designated. The basic modern Russian Sinologists and the rol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re also described. Vladimir Portyakov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Chines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Key words:** 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China,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the Soviet school of Sinology; the Russian school of Sinology

**作者简介:** 张帅臣（1981—），男，山东农业大学俄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翻译。

**收稿日期:** 2018-06-18

**[责任编辑: 信 娜]**